

英语学术界的乡村转型研究*

毛 丹 王 萍

提要:英语学术界的乡村社会学与乡村研究并未消失或停滞。根据在 *Rural Sociolog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Sociologia Ruralis* 这三种英文期刊上发表的文献,乡村社会研究在最近 30 多年来大体经历了从现代主义到新乡村社会学、再到乡村研究文化转向的流变;除了各类具体论题外,围绕何谓乡村而形成的实体论与建构论,围绕什么是乡村转型而提出的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的辩论,以及关于农村和农村研究的去农业化、去社区化的争议,都值得注意和玩味。

关键词:乡村社会学 转型 实体乡村 建构乡村 生产主义 后生产主义

多年来存在着一种对于农村社会学或乡村社会学的误读:欧美发达国家早已不存在农村问题,以至于乡村社会学失去了对象和意义,几十年前就从欧美社会学中消声匿迹。这种误读经常激发一些想象,例如,中国的农村问题仅仅是一般工业化必经过程中的阶段性遭遇,终究一样要通过农业份额持续减少、农村大量消失、农民主要迁移城市得到解决;作为这个过程的副产品,中国农村社会学在最近几十年间的同步衰竭也是可以预见的,等等。这类误读实际上并没有根据。而简单以现代化为取向,把农业、农民、农村的未来假定为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也显得极其粗放或粗暴。本文不在此论证欧美发达国家是否还存在着农村问题或乡村问题,仅打算说明:与社区社会学汇入欧美城市研究圈相似,欧美的乡村社会学研究虽然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淡出社会学主流话语以及《美国社会学评论》等主流期刊,但是显然与农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其他学科力量一齐重新组成了乡村研究圈。近 30 多年来,其乡村和乡村转型研究持续生发出许多重要的学术理论、概念和争议,对于我们调整和反省学术视野,观察中国的农村问题,进

* 本文隶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乡村转型的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研究”(11CSH062),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村庄转型的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研究”(10CGSH02ZB)。

行农村社会学研究,可能是具有启发力、刺激力的。笔者为此选择和爬梳了 *Rural Sociology* (美国乡村社会学学会主办,季刊)、*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英国 Elsevier Science 出版,季刊)、*Sociologia Ruralis* (欧洲乡村社会学学会主办,季刊) 三种英文期刊,尝试以此为据初步勾勒近 20、30 年来英语学术界乡村研究的重要变化与进展。

一、现代主义乡村研究模式的流变^①

乡村研究在欧美曾经急速衰退应该是一个事实。长期担任《乡村研究》主编的克洛克曾痛斥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乡村研究逐渐地被社会科学边缘化而成为一潭死水 (Cloke, 1997)。但是,乡村研究边缘化并非完全是外部力量使然,按马斯登等人的反省,主要原因在于乡村研究长期把自己置于“城市导向”(urban-oriented)的资本主义发展框架中;它本身可以被称为一种现代主义的乡村研究,研究重心在于描述乡村生活的特性(personality),不知不觉就变成强调乡村生活的社会病理性问题 (Marsden et al., 1990:1)。20 世纪 60 - 80 年代发表的很多这类论文,其基本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关注城市居民移居乡村、全球化经济生产对乡村的冲击,包括乡村贫穷、服务缺失、犯罪、流行病、社区冲突、剥夺等不利问题,例如,有些学者把乡村变迁描述为新来者阶层对当地居民阶层的叠加,从而产生阶层间的冲突 (Cloke & Thrift, 1990:165)。第二,潜在地把城市与现代社会作为观察出发点或者价值立足点,去探究传统乡村的社会秩序、运行机制和独特的分化模式,例如从“共同体导向”(gemeinschaft-orientation)界定乡村社会,即强调乡村是一种内部团结、血缘关系、代际传承、传统的面对面的社会 (Marsden et al., 1990:1 - 2)。这类讨论不但认同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上总是二元分离的,而且还有两个特征:1. 或者认为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对于乡村的冲击、瓦解是正常的,或者认为即便乡村应有其经济、社会、文化上的价值,但也是一项毫无成功希望的争斗 (Murdoch & Pratt,

^① 这里借用普拉特 (A. Pratt) 和默多克 (J. Murdoch) 的现代乡村研究模式 (forms of modern rural studies) 的表述,但不表示赞成其现代主义类型划分及其内涵解释,包括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高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等 (参见 Phillips, 1998b)。

1993)。2. 努力在概念、术语上显得与主流社会学非常一致,似乎其适用于城市研究也自然适合乡村研究,特别希望采取这种方式使乡村研究赶上城市研究的水平。但是,恰恰在现代主义的指向下,在城市研究的理论、概念和术语观照下,乡村社会反而显得特别病态,乡村研究在社会学知识、理论的生产上也越发显得边缘或不重要,不仅缺乏坚固的理论基础,而且在时空上日益疏离“发展舞台”(Mormont, 1990)。从这个角度说,乡村社会学在主流社会学中的日益“受挫”,的确也由于乡村研究或显或隐的现代主义立场、方法发挥了自我“驱逐”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改变乡村社会学衰退倾向的力量,可能首先来自20世纪后半期发达国家乡村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它们不断显示出乡村社会学研究在立场、方法与结论上的问题。首先,城市周边通勤地区的出现,对以往关于乡村的演绎推论形成证伪,不断出现的第二、三部门的城乡流动就业等新情况则侵蚀着城乡二元概念。其次,现代农业部门出现重构,在生产取向的农业部门就业的人口大幅度下降,导致农业对乡村的影响普遍减弱,“乡村就是农业”或“农业就是乡村”的观念或预设越来越不合时宜;随着旅游、环境保护、休闲等在乡村空间的持续扩张,支配乡村居住区的似乎不再是第一产业及其从业人员,人们也开始更多地从生活、消费类型上定位乡村地区。此外,价值观念也出现变化。一个显著现象是在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城市病、工业主义的批评声中,很多人把乡村作为免于工业主义影响的“前现代”空间,打算“逃到”乡村去,有人甚至把它抽象为英国乡村田园梦的主题;另一个显著现象是乡村仍然被更多人视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主要担负着为整个社会提供自然资源的角色(Murdoch et al., 2003)。这两种取向之间的冲突本身就再次提出了究竟如何看待乡村和乡村发展的问题。这些变化相互叠加,显现了以往现代主义乡村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的脆弱性,从而驱动关于乡村社会的想象和定义发生转变。

催生乡村研究新理论的直接动力,是20世纪70年代末福特主义的工业霸权理论逐渐衰落(Lipietz, 1988; Cooke, 1988),跨学科研究以及新马克思主义^①对已有区域研究的批判。而农业政治经济学

^① 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James O'Connor,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1973); H.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74); I.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1974), 其中,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为当时主要的思想阵地。

(Buttel, 2001) 和乡村转型理论则最终成为批判传统乡村社会学的两个最主要的路径。

关注全球粮食体系的农业政治经济学特别注意到农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困境,包括农业在粮食商品体系中的作用减弱,工业资本积累的占用行为,淘汰以乡村(如土地)为基础的劳动过程的长期趋势。其中有些研究揭示出发达国家的农业逐渐变成了一种经济剩余,而不再是传统的经济类型(Goodman, 1986);乡村经济出现了三个结构性变迁,即农场经济的衰落、制造业和服务业中低工资就业的增加、乡村消费功能的增长(Little, 1994: 11 - 30)。农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注意到经济转型、政策选择对乡村社会的影响,重新刺激了学界对乡村社会的关注度,不过,这些研究本身主要发展成为与乡村社会研究相分离的农业研究。

另外一些学者则呼吁把主流社会理论运用于解释乡村问题,特别关注因资本积累在地理上的变迁而产生的社会空间结构的瓦解和重新组合,并在纽比和马斯登的领銜下做出概念化努力,形成了乡村转型理论。^①与农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相比,乡村转型理论把焦点放在工业和资本的全球化生产对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影响(如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国家规制)。与此同时,转型理论还对乡村研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第一,弱化传统空间标准,特别是城乡二元标准,注意资本积累的其他可利用的空间;第二,重视资本主义生产转型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其对社会分层、地方体系的影响(Goodwin, 1989)。这两个转型主题发挥了两重强化作用:一是把全球—地方关系的本质及其特殊性放在地方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行动中加以解释;二是加强了理论化,并且发展出依托这些概念的即时性分析,更有效地把地方变迁和宏观变迁联系起来。马斯登等倡导者曾经自我评价说:上述工作祛除了乡村社会自给自足的观念,克服了乡村社会学的理论孤立状态,同时也摆脱了农业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实现了对乡村经济和社会重建的整合性研究,以及对乡村社会关系的整体性研究(Marsden et al., 1990: 7 - 12)。

^① 纽比等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倡把乡村社会学改名为农业社会学(Newby, 1980, 1983)。当时讨论乡村转型的主要人物有纽比和马斯登及其团队(Newby, 1986; Marsden et al., 1987; Whatmore et al., 1990)。

从研究风气上说,“新乡村社会学”^①的确成功地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学的陈旧形象,详细地阐述了批判性的替代理论。但是,客观地说,对城乡连续体如何进行概念化在新乡村社会学中还是一个悬而未决、几近真空的命题。面对全球粮食体系的重新组合和乡村社会空间结构的瓦解而产生的离心拉力,传统农村类型被解构的速度和程度都很显在,但是,转型话题似乎并未深度挑战乡村场所的意义,它真正注意到并加以确认的,是乡村明显的农业特征是过去投资发展的结果,现在和未来则可能面临不同的劳动空间分工。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乡村与传统农业互为需要的关系正在慢慢消解,农业日益成为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部门。结果,乡村转型的本质甚至被简化为乡村的去农业化。与此相关联,在乡村转型理论中乡村与地理空间的关系也被激进修正,乡村被解释成为非乡村使用者服务的功能性空间而不再是乡村社区。在这些观点中,乡村逐渐被解释成一个历史偶然类型(Urry, 1984: 46),一个混合或混乱的空间(hybrid space),一系列社会和自然实体的复杂关系(Woods, 2005: 11)。有研究者将其称为“后乡村”时代到来(Mormont, 1990; Halfacree, 1993; Murdoch & Pratt, 1993; Ward, 1993; Lawrence, 1997)。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乡村地区的消费角色和未来潜能被一步一步挖掘。也许与此前新乡村社会学并未牢固确立理论品格多少有些关系,乡村社会学或者说乡村社会科学研究突然批量化地进入了所谓的“文化转向”,^②很多研究者紧密跟踪从所谓后现代性中生发出来的日常生活种种形式,很相信“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会给“乡村”提供自反性的视角(Murdoch & Pratt, 1993)。客观地说,面对发达国家乡村发展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一般性描述社会结构、制度和系统的社会学的确显得力不从心。与后现代学

① 新乡村社会学这个说法是古德曼(D. Goodman)于1980年提出的,用于批判20世纪60年代美国乡村社会学强调技术性,不关注乡村贫困和剥夺问题,缺乏对国家政策制定的批判性想象。新乡村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是古德曼和沙宁(T. Shanin)。加入新乡村社会学讨论的其他著名社会学家还有纽比、曼恩(M. Mann)、弗里德曼(H. Friedmann)和弗里德兰(W. H. Friedland)等(Buttel, 2001)。

②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主编克洛克在1997年第4期上发表了“Country Backwater to Virtual Village? Rural Studies and ‘The Cultural Turn’”,对乡村研究的文化转向做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说明,即所谓文化转向的乡村社会学沿着文化社会学、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话语分析等发展起来。该文成为乡村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

者、后现代文化社会学者迷恋于差异及其意义相一致,所谓乡村研究的文化转向也似乎有理由致力于把差异理论化,并从这个角度展开对“真实”村庄的研究。乡村地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纷纷寻求乡村空间关系及其场所的意义,关注乡村的“他者”、场景、认同等主题,重视把社会关系和乡村社会、空间变迁的分析结合起来(Marsden et al., 1993: 139),提倡用新的理论工具(多元主义、阶级理论、规制理论、行为网络理论、治理理论等)来改变乡村地区的“沉默”状态,为乡村研究提供新概念。^①

从结果上看,后现代文化研究重视对乡村中的差异和被忽视的“他者”的研究,有助于复兴乡村研究,并且在“乡村性”这个关键点上下为乡村研究找到所谓体面和兴奋。从文献上看,“乡村性”这个词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为研究者们所热衷,不过当时主要和区位(locality)相关联(Cooke, 1989: 76-77),很容易被用于描述具体的乡村特征,以至于“乡村性”日益沦为一个混乱的概念。90年代以后,乡村研究期刊有不少关于“乡村性”研究的新文献,^②其中,哈尔法克里的论文的引用率很高。他借用语言学的心理分析方法,从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和概念,找出一种融合抽象概念和具体意象的表达方式,通过理解当地人对“乡村”的表达定义,说明“乡村”如何成为一种“社会建构”(Halfacree, 1995)。哈尔法克里的努力,一方面显示了乡村性随着不同时间、不同地方而产生差别;另一方面,乡村性概念也因此愈发显得含糊矛盾。从效应上说,后现代文化研究式的“乡村性”讨论,对理解欧美的物质性、实体性的乡村及其问题显得没有多少裨益,但是在文化理解上则生发了不少抽象概念和术语。例如,哈尔法克里表明整个“乡村”的概念是由许多不同立场的人在许多不同历史时空中建构的,后现代乡村是在人们的想象中被认定的,由此引入了所谓乡村的“去地方化”(deterritorialized, 或译“脱域化”)概念,即乡村性的意义标志和符号日益与所在具体地理空间相分离

① 例如,治理理论可能给乡村研究带来的新主题包括:1. 对一些市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旧差异有新的认识;2. 对农村社会的结构和权力分歧提供新的研究议程;3. 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链接问题;4. 乡村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相应的地方治理和地理适应(参阅 Goodwin, 1998)。

② 谢宏昌曾列举了一些学者(Pratt, 1996; Jones, 1995; Philips et al., 2001)关于乡村性的不同说辞(谢宏昌, 2003)。另外,里格和里查把乡村性的研究带入泰国,发现精英的“乡村性”与乡村领袖的看法颇有冲突(Rigg & Ritchie, 2002)。

(Cloke, 1997)。而学者们为解构不同的“乡村文本”,探索乡村的复杂性,又需要“再地方化”(reterritorialized),以定义乡村空间的必要特征(Bengs, 2004)。

有研究者评论说,如果之前某些“真正的”乡村性形式可以产生出乡村性的文化编图,现在则是文化编图在先,用以指导乡村空间的识别,引导虚拟乡村性的形式,等等。后现代乡村性论述强调乡村消费者是通过符号来认识乡村的,而文化编图则引导认识乡村空间,并提供虚拟想象的乡村性和建构行动,这很自然会被批评为反社会化、反物质化以及脱离社会实体(Cloke, 2006: 22 - 23)。面对批评,哈尔法克里又借用列斐伏尔(H. Lefebvre)空间本体论的社会理论^①框架,提出了乡村网络模式: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以及表征的空间,^②并认为它吻合乡村地区、意义性行为 and 促进社会经济再生的潮流。在笔者看来,这种修正在很大程度上可谓一种“退缩”,多少表明一些后现代乡村研究者自己也开始觉得需要谨慎审视乡村文化转型研究的去社会化、去物质化、去政治化问题。

二、乡村转型讨论

从现代主义乡村社会研究到新农村社会学研究,再到乡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几十年间,乡村研究的具体论题多样、卷帙浩繁。克洛克认为其中形成了四个热闹的领域,即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再理解、乡村经验与想象的新表述、乡村文化各种新的符号文本,以及把流动纳入乡村研究理论化视野(Cloke, 1997)。在笔者看来,讨论者们的政治立场、伦理站位、研究旨趣以及技术方法各不相同,很难形成一致度很高的论题和意见,但是可能由于资本主义对乡村的瓦解、各种主义对乡村概念的

① 列斐伏尔是空间理论研究的先驱之一,1991年出版的*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被认为是空间研究的最重要著作(郑震,2010)。

② 哈尔法克里试图把物质和精神两种方式联系起来。他的另一个意图是试图通过说明人类居住的概念化,说明农村必然会成为人类居住新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不是作为城市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农村也不是作为剩余的概念——并不一定会逐渐地转变成(现代的)城市。即继续保持分类体系上城市与农村的二元论,在应用上可能是一个好的方法,但原则是要避免两极概念。城市和农村作为生动的网络,不是彼此的镜子,而是一个体系的组成部分(Halfacree, 2004, 2006b)。

解构特别显在,所以,在这些论题中关于什么是乡村(诸如“谁是乡村,如何成为乡村”、“乡村何时是乡村”[Friedland,2002]),以及何谓乡村转型两个元问题,一直显得比较尖锐并受到共同关注。有关争议大体贯穿上述研究转型的全过程,至今仍然作为最复杂概念而被定义和辩论,^①而且各种意见大体可以归入哈尔法克里所谓的实体、建构两个主轴线或角度。

(一)何谓乡村

三种期刊文献对乡村的描述与界定大体分布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或符号三个层面,不过,与实证主义、诠释取向、马克思主义及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交替过程相应,总体呈现出从实体判断向象征性符号界定延伸的特征(Panelli,2006:66-67)。

第一,实体乡村。这个视角的界定者通常强调,许多世纪以来,乡村是一个能够直接提供粮食产品以及与农业相关的生活方式和关系,具有特有空间属性和独立封闭社会边界的实体。但是乡村实体论者不能不注意并且承认,以农业为主体而把土地、居民和生活捆绑成一体的传统乡村结构在工业革命之后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和农业商品化进程中,农业结构发生了质变,即农业生产日益与工业生产类似,更加依赖农业企业、金融体系以及政府的调节,对乡村社区提供的交换和服务的依赖日益减少,乡村逐渐失去或弱化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空间含义(Bowler,1985:75-98,1992b:7-31)。这种情况从表面上看也可以被理解成城乡构成了经济、社会的连续谱或一体网络,一端的都市区和另一端的乡村由此连结了起来,但是实际上更有利于把乡村日益放在城市的概念上去理解,例如有研究者提出“乡村是都市以外的地区”(萧菀杉,1998)——“乡村”实际上被理解为“非都市”空间,附属于“城市国家”;乡村文化也显得低等,似乎需要城市文化来替代或殖民(Shubin,2006)。对于坚持从乡村本位去界定乡村的研究者而言,乡村地区看上去仍然有一些明显的社会特性,除了可能还存在着农业外,还包括相对低的人口密度、趋向开放但仍然存在的村庄、大范围

^① 本斯(C. Bengs)在“Urban-rural relations in Europe”报告中关于“Rural Europe”这部分的讨论,对“乡村”概念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把乡村定义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并提出农村的定义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抓住乡村性、乡村的去物质化。

土地的开发使用、去城市中心的不便利、松散的基础设施网络、在第二、三产业中的工人数量比较少,等等。^①但是,不断出现的乡村变化的确使实体乡村越来越难以界定,例如,人员、物品和信息日益流动、乡村人口的居住短暂性、人们行动的日益去地方化、村庄的新用途等,都导致乡村作为地域性社区的无法实现和被描述(Mormont, 1990: 30 - 31)。

面对乡村特征的持续变化或被瓦解,研究者在实体乡村的概念修正上陷入了两种苦恼。一种是很难坚持找到一个抽象概念用以涵盖变化着的、多样化的乡村,即使用“乡村”一词抽象了具体场所的共同特性,但在效用似乎仅限于区分出乡村和非乡村的环境,而且有人为把乡村视为孤立实体之嫌。另一种苦恼是,一旦认同当代资本主义在空间性上去掉传统的地理划分和边界的事实及其正当性,转而在乡村界定上淡化传统乡村与城市的指标要素(Lobao, 1996),又势必“抹杀”乡村。由此,实体乡村的概念化努力及其效应变得备受质疑(Cloke, 1999: 256 - 267)。美国社会学家库普很早就愤言:“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村经济了,这不过是我们分析意义上的区分,修辞性的工具”(Copp, 1972)。18年后,霍格特重申:“乡村的不加区分的使用对社会理论的进步是有害的……乡村的广泛类型是含糊的”(Hoggart, 1990),他激进地怀疑是否真有乡村这种地方,并准备取消“乡村”这个分类。

第二,建构乡村。这类观点强调,尽管寻求单一的、包容所有乡村的定义很困难,但乡村仍旧是一个重要的分类,因为乡村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观”(Curry, 2000),人们的行为和决策都受到乡村感觉及其抽象的影响。现代资本主义逐渐模糊了传统的农村/城市的分立,乡村作为一种“场所”(locale)或许逐渐幻灭,但它作为社会类型的意义仍处于发展中。与纽比坚信“乡村”指陈一个社会实体不同,菲利普斯直接强调乡村是一个便利的分析工具,使用乡村概念可以使社会科学研究中只突出城市社会的问题得到平衡(Phillips, 1998b)。哈尔法克里为此宣布后现代乡村到来,乡村成为一个符号并先于其作为一个物质空间(Halfacree, 1993);默多克和普拉特则称之为“后乡村的”(Murdoch & Pratt, 1993)。

把乡村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意味着把注意力转向了乡村是如何被感觉(perception)和表征(reseption)的,乡村居住者是如何构建他们

① 哈尔法克里认为乡村地区大多包括以下特性:农业或其他第一产业的生产性行为为主导;人口密度较低;自然的可及性和特定消费行为(Halfacree, 1993)。

自己的。当然,研究者不满足于解释乡村如何被感知和表征,而是尝试进一步捕捉乡村完成(performed)和构成(constituted)的方式(Woods, 2005:301),如皮尔斯关注乡村是否和如何被个体所体验,从而把乡村性的想象整合进日常生活,他还观察乡村性的构建如何影响了问题研究、政策过程和乡村环境的可持续性(Pierce, 1996)。克洛克则强调乡村性社会构建中的层级,具体指在国家层面,乡村被描绘成为传统的,是现代性的避难所;在地区层面,乡村被电视节目所更改;在地方层面,乡村主要是商榷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差异被突出(Cloke, 1992; Ilbery, 1998b:125 - 129),等等。由于对乡村的研究从关心物质方面转向了精神方面,一系列“激增”而来的乡村特征、多变性和矛盾随之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这些研究多多少少揭示出:精神构建性的乡村有可能导致人们从某种成见中调整出来,有可能被用作人们行动的资源,由此甚至可以说乡村性是嵌入到社会行动中的。

(二)乡村转型: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

一般而言,乡村转型研究只要持现代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视角,几乎会无一例外地注意到全球经济体系重构带来的生产分工调整,致使许多国家的乡村地区都不再生产若干原有经济作物,许多传统作物不再具有经济生产效益,产生所谓“失农业”现象,许多原农业区(或曰乡村)面临没有产业的命运。与乡村农业边缘化现象同时出现的替代性趋势,则是乡村地区的消费功能日益增长,包括乡村地区日益服务于城市居民的外部需求、乡村的多功能性等等。对这些新出现以及潜在的乡村形态,哈尔法克里抽象为“后生产主义乡村(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①的概念,以显示与生产主义乡村的不同,并指代乡村转型的性质与特征。

严格说来,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productivism/post-productivism)本来主要被用来概括20世纪后半期的农业变迁,^②即二战后到80年

① 作者直接把乡村性变迁概括为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并具体说明了生产主义乡村的特质以及后生产主义乡村的具体形态。不过,作者本人也提醒需要进一步反思这个乡村变迁的框架,在很多地方,即使在大英地区,这个框架也还没有被完全接受(Halfacree, 2006b)。

② 后生产主义这个词第一次出现于1990年芒顿的一篇会议论文(Munton, 1990),作者用后生产主义来描述高地家庭农场企业的变迁。当然,关于农业后生产主义转变开始的时间有不少争论(Evans et al., 2002)。

代中期,受技术变迁、全球化以及政府调节共同作用的农业,进入追求产业化、生产最大化的所谓农业生产主义阶段,^①主要表现为农业的商业化、商品化和工业化发展(Ilbery, 1998a: 56 - 59)。而“生产主义乡村/后生产主义乡村”转型论者则注意到,所谓生产主义不仅存在于农业发展中,而且渗透到乡村生活的每个角落,甚至可以视为 1945 - 1980 年英国乡村性的简称。那么,生产主义是如何嵌入到乡村中的?哈尔法克里从三个层面做了说明:首先,乡村地区是通过特定的农业行为来记名的;其次,乡村的正式表征也以农业为基础,甚至(欧盟)不少地区的政策是把农村和农业概念同等使用的;最后,生产主义农业嵌入乡村地区的市民社会中,或者说,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是在生产主义的视域中体现出来的(Halfacree, 2006a)。但是,90 年代以后乡村生产主义受到全球经济转型和社会重组的挑战。前者包括与城市工作地的联系行为(如通勤),休闲商品化(如乡村旅游),工业化和边缘地区开发(如垃圾场、矿场)等等,使农业出现商业化发展的多样化或潜在多样化(Bowler, 1992a: 237 - 253)。后者主要指反城市化和对乡村田园生活的诉求,使乡村生产主义备显粗鄙。按哈尔法克里的说法,生产主义乡村被迫面对新问题:第一,农业行为被迫调整,需要处理过剩与过度生产、公共环境烂摊子等问题;第二,农民及其乡村家庭生活日益滋生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出现较普遍的负债和萧条,甚至自杀;第三,乡村的正式表征难以再由生产主义支配(Halfacree, 2006a: 44 - 62)。

现代农业生产除了集约化之外,本来就有其他选择。80 年代后期开始的所谓农业后生产主义阶段,主要特征则是与农业生产主义时期的集中化、专业化相反的分散化、延伸化、多样化发展新趋势。^②“后生

① 关于农业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的讨论,参见:Ilbery, 1998b; Marsden, 1998a; Walford, 1999, 2003; Pierce, 1994; Wilson & Wilson, 1997; Wilson, 2001; Evans et al., 2002; Ward et al., 2008。

② 鲍勒的分类如下表所示:

集约化	1. 传统生产和服务基础上的农场商业工业化发展模式 2. 把农场资源调换到新农业产品或服务上(农业多样化)
多样化	3. 把农场资源调换到新的非农业产品或服务上(结构多样化) 4. 人力资源调换到一种离开农场的工作
延伸化	5. 传统农场生产和服务的保护,减少资本输入 6. 休闲或兼职农业

资料来源: Bowler, 1992b。

产主义乡村”论者强调,农业转型的多样化特征延伸或溢出了农业部门之外,引发的是“后生产主义乡村”。^① 后生产主义乡村就其形成的“分化的模式”而言,包括了保护性村庄、竞争性村庄、家长制村庄和代理人村庄等类型。^② 但是,这些类型都具有乡村商品化过程,几乎都有明显的“去农业化”趋势。之所以使用后生产主义乡村概念去涵盖,一方面可以体现超生产主义、消费田园、退隐乡村性等激进的空间想象,另一方面可以包容各种多功能性村庄、多样化村庄,诸如退休人员的乡村、假日乡村(夏季乡村)或休闲、兼职农场等等。这个概念和倾向受到不少研究者的追随,用以强调发达国家的乡村(农业)已经实现转变或转型。一些研究者把它作为一项事实而展开过程分析,例如,霍姆斯认为澳大利亚牧场的后生产主义转变已经赶上西欧的速度,只是在变迁的动力、参与者、过程和成效上有所不同(Holmes, 2002);弗罗伊桑达等人用案例来描述农村商品化发展的过程,并分析这一过程中的主导力量(Fløysanda & Jakobsen, 2007)。乡村转型在很多地方经常被报道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比如英国式的后生产性村庄转型、美国式的工业化村庄转型等等。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乡村也开始被视为进入了这种转型,有些研究乐观地认为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乡村“去农业化(de-agrarianisation)”是真实的(Rigg & Ritchi, 2002)。

“后生产性”还被运用到一些政策选择研究上。不过,叙述后生产主义乡村的文献似乎既没有说清楚“分化的乡村”类型各自最关键的社会构成是什么,也提不出乡村改良的整合性方案(Lowe et al., 1993)。而且客观说来,本来用于农业变迁研究的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的分析框架是否可以直接用于讨论乡村转型,从一开始就可能是需要商榷的。所以,另一些研究者质疑这个基于英国中心视角的二元概念能否广泛地适用于欧洲或其他地方。有的批评指出,乡村地区从生产地带到消费场所的转型讨论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去农业化只是偶然被提及;实际上即使是北欧、北美、南欧、澳大利亚、日本这

① 哈尔法克里多次提到这个概念(Halfacree, 1997, 1998, 1999)。

② 保护性村庄是指反发展和保护主义态度占主流的地区,中产阶级压力群体积极活动,发挥影响力的地方;竞争性村庄是指超出主要通勤地区的地方,由本地农业和小企业利益群体控制,但日益受到迁移进来的人的影响;家长制村庄是指由大的私人土地拥有者或大农场控制的地区,其所有者感到有某些与权利相应的义务;代理人村庄则是指一些农业生产主义仍为主流的偏远地区,但是这些地方极其依赖外部财政,如欧盟的货币(Marsden, 1998b; Murdoch et al., 2003)。

些地区,甚至也从来未曾达到过完全的生产主义。霍格特等人则批评英国乡村的“后生产”景象根本就没有表述和论证清楚(Hoggart & Paniagua,2001b);研究西班牙的乡村发展,也可以发现有关乡村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转型分析对理解西班牙的情况几乎没有帮助(Hoggart & Paniagua,2001a)。总的说来,较温和的批评者更愿意“地方化”(territorialization)地看待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即强调乡村多样化,认为大多数乡村社会位于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的连续谱中,或者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的行为和概念在乡村是多维共存的(Wilson,2001)。比较激烈的批评者则声称:后生产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神话”、一个死胡同(Morris & Evans,1999;Evans et al.,2002)。

三、对乡村转型论的反批评

一般而言,研究和提出乡村社会转型理论,在本意上是要强调对乡村变化做出整体分析。这种意识的核心是强调认识变迁的因果要素的多重性,以及同样的要素在不同地方以不同方式发生关联。在研究应用方面,则从政府规划和政策目标导向上提供可操作性建议,比如乡村性指标体系。但是,社会转型研究在习惯上会被更多用于强调社会结构和事实在变迁中发生的质性根本改变;社会转型概念的使用者还往往容易把变迁理解为转型,在研究应用方面则相应寻求社会标准的彻底改造。所以,霍格特就认为,在前述关于乡村从实体到建构、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的转型阐述中,存在着不当使用“转型”这个词的趋势,^①把属于变迁的现象视为转型现象,或者夸大变迁现象的属性与程度。在不少批评者看来,前述转型理论关于乡村转型的现象、特征或趋势的讨论,至少需要特别反省关于去农业化、去社区化是否强调得过分而不科学;如果在价值关联意义上予以认同,那就更有一个在政治上、伦理上是否正当的问题。

① 按照霍格特的说法,所谓乡村转型作为一种分析方式应该强调对变化过程的整体分析,是对乡村变化特质的综合描述(Hoggart & Paniagua, 2001b)。

(一) 去农业化

很多文献在讨论乡村功能要素的重新配置时,都注意到了农村社会变迁中出现的农业与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去耦化的表现与特征(Smithers et al., 2005)。前述所谓“后农业”、“后生产主义乡村”、“消费乡村”等概念,都是力图把发达市场经济下的乡村人口变化阐释为农业—社区的耦合不再存在,乡村日益成为一个为非乡村居民提供市场产品和服务的角色,农村社区将会在自然意义上以及社会意义上重新形构,以符合消费乡村资源者的想象和认同。

一些批评者对此不以为然。沃德等认为:整个90年代乡村社会科学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向,就是农业和食品研究的去社会化、去乡村化,对食品消费动力的重要性和本地乡村社会构成的重要性之间的相关性却缺乏说明(Ward et al., 2008)。埃文斯等人则批评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乡村转型理论在概念上做文章,反复对一个明显状况到另一个明显状况的变迁作二元概括。^① 强调农村与农业的脱离和矛盾而不是两者的相容性,更多显示了研究者自己把农业发展孤立于乡村社会的理论倾向和问题(Marsden, 1999)。从一定程度上看,它恰恰表明现代主义对乡村和农业这一对古老关系是认识模糊的,甚至是回避的;而后续出现的乡村研究也仍然是分裂的,要么集中在农业研究,要么集中在乡村,一贯忽视二者之间一直延续的、内在的联系,以及正在形成的新链接关系。真正有必要的是弄清楚哪些地方传统的链接减弱了,哪些地方已有的链接得以维持,以及哪些地方农业和乡村之间正在建立起新联系;这在理论视角上必然要自觉超越农业研究和乡村研究的二元分离(Friedland, 2002)。在研究姿态上,面对发达资本社会的乡村地区的多样化变迁,乡村社会科学家要努力提供普遍性的经验和知识,而不是简单提供一种矛盾的、概念化模式(Smithers et al., 2005)。从建设性角度看,这些批评大致共同表达了三个观点,即观察乡村变迁需要充分注意到:第一,农业作为一种经济方式,必然是嵌入到乡村地区的结构安排中的,反过来说,乡村必然被农业生产的社会关系历史所支配;第二,农业仍旧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类型,仍旧可以通过确立它的政治地位而构造乡村经济发展,实现农业对乡村土地的垄断

^① 作者认为近年兴起的农业变迁的文化解释和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二元框架的替代性社会理论传递了更大的分析力,能促进地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Evans et al., 2002)。

性支配;第三,随着农业生产作用的减弱,乡村空间的社会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但这并不能说明乡村和农业的分离,相反,乡村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对此做出恰当回应。

(二)去社区化

在乡村研究中,“社区”和“乡村”一样是个需要讨论的概念。通常认为,自腾尼斯提出社区与社会的分类之后,社会学家大致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社区概念:第一种方式,社区是指一个地方,其中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第二种方式,社区被看成是一种社会体系,^①一个或一群人满足他们需要的组织;第三种方式是用社区来描述群体(可能在、也可能不在同一个地理空间)有共同的认同感(Flora,2004:467)。全球化、城乡连通性以及随着收入分配体系而发生的生活方式变迁,使得传统乡村社区的要素日益分离、传统共同体价值丧失、社区丧失或衰退,这些已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般判断(Lee & Newby,1983)。在乡村研究方面,保罗率先否定了乡村社区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他认为把社区关系打包进一个特别的地理性范式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行为”,应该考虑人们所属的更大社会的本质(Paul,1966:53)。扬则明确提出用差异政治学(politics of difference)来取代社区,因为社区忽视了异质性(Young,1990:227-228)。乡村转型论者虽然认同乡村是某种有非城市特性的地理空间,但是坚持认为乡村的“去农业化”已经同步产生明显的“去社区化”,比如很多乡村企业股份的持有者并不认为、也并不显示自己属于乡村地区或者社区;郊区别墅的主人只是在周末和夏天住在乡村而已(Shucksmith,1993)。洛韦甚至认为中产阶级搬到乡村虽然是为了寻求一个特定的社区模式,但这是一种对传统社区模式的拙劣模仿,是“文明的后退”。^②

不过,面对全球化发展而产生的经济、社会不安全,其他一些评论家则呼吁为寻求稳定、安全而回到地方主义,并且重新重视和定义社区

① 布莱登从两个方面定义社区:社区是一个利益社区,像农民联合会;或者是实体和社会社区,例如村落、城镇。实体社区通常分享普遍的社区利益,换句话说,村落人口和当地农民联合会有着同样的目标和抱负。为了避免这种比较带来的麻烦,布莱登提出,更好的社区定义是“本地社会体系(local social system)”,它意味着一种横向(内部—地方性)的链接(Bryden,1994)。

② 不过,文化转向过程中,一些后结构主义者也倾向于把社区当成一个更加复杂的、有时候是流动的概念(Lowe et al.,1995)。

(Delanty, 2009: 48)。例如,戴回应对社区的批评说,尽管当前的乡村社区有着明显的断裂和异质性,但它仍旧是一个有效概念,只不过需要把社区是什么和我们希望社区是什么的信念区分开来(Day, 2006: 67)。在乡村研究界,菲鲁塞思比较温和地辩论说:乡村仍然和地理、社区概念的关系非常密切,把这两个定义放在一起意味着在乡村地区(农业)和社区(小镇)之间的一种社会协同(Furuseth & Lapping, 1999: 7-32)。

总的看来,关于去农业化、去社区化的批评是自觉要求把乡村转型研究从二元对立、从一极到另一极转型的概念中转移出来,并试图扭转现代主义乡村研究下的农业政治经济学和乡村转型理论各自的视角,发展出乡村变迁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把纵向的国际农业体系重构和横向的乡村社区变迁两股力量、两种视角综合起来,形成默多克所谓的乡村发展纵向和横向网络研究新范式(Murdoch, 2000)。这种努力从一方面看来是软弱乏力的,因为乡村变迁议题显然需要从全球化角度把握,^①而全球化并不仅仅使发展中国家乡村显得软弱无力(Stiglitz, 2002: 247-248),对发达国家乡村也有某种瓦解性影响。早期影响主要涉及第一产业,如乡村成为自然资源的输出地、国外流动来的廉价劳动力的就业地,金融资本对乡村农业的影响日益重要(Woods, 2005: 163-165);接着是乡村工业经济与初级产业商品经济的分离、生产和就业的分离,以及资本流动取代贸易成为经济的驱动力(Flora, 2004: 124-126);近期则是转型论者所发现的全球农业体系重构带来的乡村社区自然资源的文化转向,人们以消费主义去定位自然资源和乡村的价值。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努力多少揭示了另一个事实,即全球化下的乡村并非只有衰朽宿命。这不仅是因为田园生活期望似乎总是深植于乡村居民的知识中,并被中产阶级和其他群体不断创造、建构,扮演了现代性的避难所;更是因为乡村在当今社会仍旧承担着无可替代的基本功能:保证食品供给和安全、自然资源保护、屏护文化多样性等等。所以,在实践上,乡村的居民、群体和社区有理由对社会经济变迁做出积极的回应;地方性的、部门性的政策选择也会在乡村社区变迁

① 2012年8月12-15日,在亚特兰大召开的美国乡村社会学学会(RSS)第73届年会的主题为:How Flat is Rural? Diversit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乡村怎么会不景气?全球化时代的多样性),目的就是要准确把握全球化时代的乡村地区的地位问题。

中发挥重要的调节功能。在此意义上说,对乡村转型论特别是其去农业化、去社区化观点的批判,似乎是要激励乡村摆脱被动适应全球化,通过自身发展而实现反控制。

四、一些触动

站在内地农村社会学以及农村研究的角度说,欧美国家乡村转型研究应该引起一些一般性触动。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在反思大规模城市化的发展模式,试图重新定义乡村存在的意义以及乡村的未来,对于中国这样的后现代化国家而言,这已经不是什么未雨绸缪的问题;其所提出的从生产主义乡村到后生产主义乡村的乡村转型框架,以及强调乡村的后现代、文化转向的发展趋势,虽然可能有失偏颇且有城市中心主义之嫌,但是至少表明:努力对复杂、具体、多样的乡村变迁现象做出抽象、质性的概括,不仅是乡村社会学或乡村社会科学研究的本份,而且也是在社会学主流中“复兴”乡村研究的必需功课。

除此之外,在本文看来还应该捕捉到另一些更具体的触动。例如,我们已经经常讨论乡村转型与村庄转型,日常经验也经常呈现农村或乡村的巨大变迁,可是究竟怎么看待乡村转型研究?

首先,关于乡村转型的内涵。如果把转型主要理解为从一种社会组织到另一种社会组织的质变,那么乡村转型究竟是指从哪里转到哪里?流行的从“生产主义乡村”到“后生产主义乡村”的转型,说到底是把转型前的乡村性质或村庄性质描述成农业与乡村耦合,乡村的核心就是农业生产;把转型乡村描述成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在工业主义、消费主义蔓延过程中慢慢地被取代,乡村社会性质相应地发生了从生产性到后生产性的质变。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描述?是不是普遍趋势?客观说来,“后生产主义乡村”在英美乡村研究圈至今还停留在泛指乡村担负了消费、生态、休闲等新角色和功能,其内涵并没有得到细致说明。至于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类型,大多数研究都直接引用马斯登所谓“分化的乡村”的四种理想类型,即(1)保存的乡村,仅提供休闲产业以及住宅的开发;(2)竞争的乡村,主要指大都市圈的通勤区,新旧居民往往对该地区发展有不同意见;(3)世袭的领地,指大片的私人土地与农

庄;(4)依附的乡村,包括发展迟缓地区或其他缺乏开发条件的偏远乡村地区(Marsden,1998b)。而这四种分化类型实际上主要基于对英国乡村的观察,严格来说只是区域性现象。所以,农村或乡村转型的恰当抽象及其概念涵盖力至今还是一个成型度欠高的严峻论题。

其次是关于乡村转型机制问题。马斯登曾提出从生产—消费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行动、制度与权利的社会性构建等几个方面来考察;克洛克和古德温曾提出以规制理论为基础,从经济变迁(economic change)、社会文化重组(socio-cultural recomposition),以及国家角色的再设计(re-engineer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三个维度来评估转型,两者意图差不多(Cloke & Goodwin,1992)——中国大陆学界更常使用的语言就是乡村转型的市场、国家和社会变迁机制。大多数转型机制研究文献大致都不反对采取国家、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研究框架,主要是因为这不仅可以容纳乡村变迁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特点,例如利益复合性、合作、统治网络、地方政府权威、责任和功能、角色重组等等,更主要的是它有利于表达一些重要观点:(1)乡村的不均等发展类型背后包含着市场、利益与网络关系(地方与地方)的重新组合。(2)不同的乡村发展模式代表着不同的资源组合与配置,同时也包含不同的商品化过程。(3)不同经济关系的重组是镶嵌在不同地方的社会、政治等条件之下的。简言之,分殊化的乡村类型就是不同的地方制度、市场化与社会网络关系的重组,从而形成再区域化、重组地方间的关系网络的过程。(4)乡村区域化的转型不再是一个地理邻近性的概念,而是由国家经过区域再到地方进行控制与分工的过程,等等。在笔者感受上,使用这类复合机制解释乡村转型应该比使用单一机制来得更为科学、有效。妥加运用,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各种复杂的农村变迁现象与过程,并审定价值立场和政策选择。例如,广大乡村地区是否必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消费模式弥散过程中渐次同化为实质上的城市社会,新兴国家或后发展国家的农村社区究竟是否需要并且可能通过农村和城市的中间形态,诸如社区水平上的城乡衔接(毛丹,2010),而顺利实现转型或实现复兴,等等。

参考文献:

- 毛丹,2010,《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社会学研究》第1期。
谢宏昌,2003,《全球化涵构中的乡村性》,《全球冲击与乡村调适研讨会论文》,台北:台湾

大学。

萧菀杉,1998,《未来乡村的论述》,《农业推广文汇》第53辑(台湾农业推广学会年刊)。

郑震,2010,《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社会学研究》第5期。

Bengs, C. 2004,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Europe." In *Collections of Inter-regional Conference on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Rural-urban Linkage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ttp://www.espon.eu/main/Menu_Projects/Menu_ESPON2006.Projects/Menu_ThematicProjects/urbanrural.html).

Bowler, I. R. 1985, "Some Consequences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M. J. Healey & B. W. Ilbery (ed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Norwich: Geo Books.

—— 1992a,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s an Alternative Path of Farm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I. Bowler, C. Bryant & M. Nellis (eds.), *Contemporary Rural Systems in Transition, Volume 1,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 Wallingford: CAB International.

—— 1992b,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Agriculture." In I. Bowler (ed.), *The Geography of Agriculture in Developed Market Economies*. London: Longman.

Bryden, J. R. 1994, "Some Preliminary Perspectives on Sustainable Rural Communities." In J. Bryden (ed.), *Towards Sustainable Rural Communities: The Guelph Seminar Series. University School of Rur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Canada: Guelph.

Buttel, F. 2001, "Some Reflections o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grarian Political Economy." *Sociologia Ruralis* 41(2).

Cloke, P. 1992, "Deprivation and Lifestyle in Rural Wales II: Rurality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8(2).

—— 1997, "Country Backwater to Virtual Village? Rural Studies and 'The Cultural Tur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3(4).

—— 1999, "The Country." In P. Cloke & M. Goodwin (eds.), *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 London: Edward Arnold.

—— 2006, "Conceptualizing Rurally." In P. Cloke (ed.),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Cloke, P. & M. Goodwin 1992, "Conceptualizing Countryside Change: From Post-Fordism to Rural Structured Coherenc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7(4).

Cloke, P. & N. Thrift 1990, "Class and Change in Rural Britain." In T. Marsden, P. Lowe & S. Whatmore, *Rural Restructuring: Global Processes and Their Responses*. London: Fulton.

Cooke, P. 1988, "Flexible Intergration, Scope Economies and Strategic Alliances; Social and Spatial Mediation." *Society and Space* 3(4).

—— (ed.) 1989, *Localities: The Changing Face of Urban Britain*. London: Unwin Hyman.

Copp, J. 1972, "Rural Sociology and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Sociology* 37(4).

Curry, J. 2000, "Community Worldview and Rural Systems: A Study of Five Communities in Iow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 90(4).

Day, G. 2006,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Delanty, G. 2009,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 Evans, N., C. Morris & M. Winter 2002, "Conceptualizing Agriculture: A Critique of Post-productivism as the New Orthodox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6(3).
- Flora, C. 2004, *Rural Communities: Legacy and Change*. Oxford: Westview.
- Fløysanda, Arnt & Stig-Erik Jakobsen 2007,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Places: A Narrative of Social Fields, Rural Development, and Football."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3(2).
- Friedland, W. 2002, "Agriculture and Rurality: Beginning the 'Final Separation'?" *Rural Sociology* 67(3).
- Furuseth, J. & M. B. Lapping (eds.) 1999, *Contested Countryside: The Rural Urban Fringe in North America*. Brookfield: Ashgate Publishing Co.
- Goodman, D. & M. Redclift 1981, *From Peasant to Proletari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Goodman, G. 1986, "Capitalism, 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the Farm Enterprise." *Sociologia Ruralis* 3(4).
- Goodwin, M. 1989, "Uneven Development and Civil Society in Western and Eastern Europe." *Geoforum* 20(2).
- Goodwin, D. 1998,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Areas: Some Emerging Research Issues and Agenda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4(1).
- Halfacree, K. 1993, "Locality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 Space, Discourse and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of the Rural."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9(1).
- 1995, "Talking about Rurality: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Rural as Expressed by Residents of Six English Parish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1(1).
- 1997, "Contrasting Roles for the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In P. Cloke & J. Little (eds.), *Contested Countryside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 1998, "Neo-tribes, Migration and the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In P. Boyle & K. Halfacree (eds.), *Migration into Rural Areas: Theories and Issues*. Chichester: Wiley.
- 1999, "A New Space or Spatial Effacement?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the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In N. Walford, J. Everitt & D. Napton (eds.), *Reshaping the Countryside: Perceptions and Processes of Rural Change*. Wallingford: CAB International.
- 2004, "Rethinking 'Rurality'." In T. Champion & G. Hugo (eds.), *New Forms of Urbanization: Beyond the Urban-rural Dichotomy*. Aldershot: Ashgate.
- 2006a, "From Dropping Out to Leading On? British Counter-cultural Back-to-the-land in a Changing Ruralit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0(3).
- 2006b, "Rural Space: Constructing a Three-fold Architecture." In P. Cloke (ed.),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 Hoggart, K. 1990, "Let's Do Away with Rural."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6(3).
- Hoggart, K. & A. Paniagua 2001a, "Th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pai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7(1).
- 2001b, "What Rural Restructuring?"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7(1).
- Holmes, J. 2002, "Diversity and Change in Australia's Rangelands: A Post-Productivist Transition

- with a Differenc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27(3).
- Ilbery, B. 1998a,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 In B. Ilbery (ed.), *The Geography of Rural Change*. London: Longman.
- (ed.) 1998b, *The Geography of Rural Change*. London: Longman.
- Jones, Q. 1995, "Lay Discourses of the Rural: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Rural Studi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1(1).
- Lawrence, M. 1997, "Heartlands or Neglected Geographies? Liminality, Power and the Hyperreal Rural."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3(1).
- Lee, D. & H. Newby 1983, *The Problem of Sociology*. London: Hutchinson.
- Lipietz, A. 1988, *Mirages and Miracle*. London: Verso.
- Little, J. 1994, "Gender Relations and the Rural Labour Process." In S. Whatmore & T. Marsden (eds.), *Gender and Rurality*. London: Fulton.
- Lobao, L. 1996, "A Sociology of the Periphery Versus a Peripheral Sociology: Rural Sociology and the Dimension of Space." *Rural Sociology* 61(1).
- Lowe, P., J. Murdoch & G. Cox 1995, "A Civilized Retreat? Anti-urbanism, Rurality and the Making of an Anglo-centric Culture." In P. Healey (ed.), *Managing Cities: The New Urban Context*. London: Wiley.
- Lowe, P., J. Murdoch, T. Marsden, R. Munton & A. Flynn 1993, "Regulating the New Rural Spaces: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Land."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9(2).
- Marsden, T. 1990, "Introduction: Questions of Rurality." In T. Marsden, P. Lowe & S. Whatmore, *Rural Restructuring: Global Processes and Their Responses*. London: Fulton.
- 1998a, "Agriculture beyond the Treadmill? Issues for Policy, Theory and Research Practi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2(2).
- 1998b, "New Rural Territories: Regulating the Differentiated Rural Spac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4(1).
- 1999, "Rural Futures: The Consumption Countryside and its Regulation." *Sociologia Ruralis* 39(4).
- Marsden, T., S. Whatmore, R. Munton & J. Little 1987,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Restructuring Process in British Agriculture: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3(4).
- Marsden, T., P. Lowe & S. Whatmore 1990, *Rural Restructuring: Global Processes and Their Responses*. London: Fulton.
- Marsden, T., J. Murdoch, P. Lowe, R. Munton & A. Flynn 1993, *Constructing the Countryside*. London: UCL Press.
- Mormont, M. 1990, "Who is Rural? or, How to be Rural: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he Rural." In T. Marsden, P. Lowe & S. Whatmore (eds.), *Rural Restructuring: Global Processes and Their Responses*. London: Fulton.
- Morris, C. & N. Evans 1999,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y of Agricultural Change: Redundant or Revitalized?" *Area* 31(3).

- Munton, R. 1990, "Farming Families in Upland Britain: Options, Atrategies and Future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Toronto, April.
- Murdoch, J. 2000, "Networks—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6(4).
- Murdoch, J. & A. Pratt 1993, "Rural Studies: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and the Post-rural."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
- Murdoch, J., P. Lowe, N. Ward & T. Marsden 2003, *The Differentiated Countryside*. London: Routledge.
- Newby, H. 1980, "Trend Report: Rural Sociology." *Current Sociology* 28(1).
- 1983, "The Sociology of Agriculture: Toward a New Rural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1).
- 1986, "Locality and Rurality: Th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 *Regional Studies* 20(3).
- Panelli, R. 2006, "Rural Society." In P. Cloke(ed.),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 Paul, H. 1966, "The Rural Urban Continuum." *Sociologia Ruralis* 6(2).
- Phillips, M. 1998a, "Rural Change: Social Perspectives." In B. Ilbery (ed.), *The Geography of Rural Change*. London: Longman.
- 1998b,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Imaginations in Rural Geograph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4(2).
- Phillips, M., Rob Fish & Jennifer Agg 2001, "Putting Together Ruralities: Toward a Symbolic Analysis of Rurality in the British Mass Medi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7(1).
- Pierce, J. T. 1994, "Towards the Re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e: Paths of Change and Adjustment."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6(2).
- 1996, "The Conservation Challenge in Sustaining Rura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2(3).
- Pratt, A. 1996, "Discourses of Rurality: Loose Talk or Social Struggl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2(1).
- Rigg, J. & M. Ritchi 2002,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Imagination in Rural Thailand."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8(3).
- Shanin, T. (ed.) 1987,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Oxford: Blackwell.
- Shubin, S. 2006, "The Changing Nature of Rurality and Rural Studies in Russi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2(4).
- Shucksmith, M. 1993, "Farm Household Behavior and the Transition to Post-productivism."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44(4).
- Smithers, J., A. E. Joseph & M. Armstrong 2005, "Across the Divide: Reconciling Farmland Town Views of Agriculture-community Linkag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1(3).
- Stiglitz, J. 2002,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and Company.
- Urry, J. 1984, "Capitalist Restructuring, Recomposition and the Regions." In Lowe Bradley

- (ed.), *Locality and Rurality*. London: Geobooks.
- Walford, N. 1999, "Geographical Transition from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1950s to 1990s." In N. Walford, J. C. Everitt & D. E. Napton (eds.), *Reshaping the Countryside: Perceptions and Processes of Rural Change*. New York: Centre Agriculture Bioscience International (CABI) Publishing.
- 2003, "Productivism is Allegedly Dead, Long Live Productivism. Evidence of Continued Productivist Attitudes and Decision-making in South-East England."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4).
- Ward, N. 1993, "The Agricultural Treadmill and the Rural Environment in the Post-productivist Era." *Sociologia Ruralis* 33(3).
- Ward, N., P. Jackson, P. Russell & K. Wilkinson 2008, "Productivism, Post-Productivism and European Agricultural Reform: The Case of Sugar." *Sociologia Ruralis* 48(2).
- Whatmore, S., R. Munton & T. Marsden 1990, "The Rural Restructuring Process: Emerging Division of Agricultural Property Rights." *Regional Studies* 24(3).
- Wilson, G. 2001, "From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 and Back Again? Exploring the (Un) changed Natural and Mental Landscapes of European Agricultur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26.
- Wilson, O. & G. Wilson 1997, "Common Cause of Common Concern? The Role of Common Lands in the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Area* 29(1).
- Woods, M. 2005, *Rural Geography: Processes, Responses and Experiences in Rural Restructuring*. London: Sage.
- Young, I. M.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毛丹)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王萍)
责任编辑: 罗琳

framework of work integration to distinguish three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which right-at-work of disabled people was realized; exchange, welfare and exploitation. Through in-depth description of three cases of welfare factories, the author found work discrimination and exclusions in the factories. Welfare factories were economically rational when hiring the disabled people, and the state's responsibilities were absent during the process.

The Religions of Emperor, Intellectuals and Peasants: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histories, myths and metaphors of the divinities inside Jinci Temple *Zhang Yahui* 174

Abstract: There had been intense struggles among the three divinities inside the Jinci Temple every time the temple was repaired since the North Song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Sainted Mother, Tangshuyu and Shuimu was the divinity of the emperor, intellectuals and the peasant society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the three major domain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Different from the approaches of Redfield's 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 and the approach of Weber and Levenson's Confucian China,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triangl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domain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analyz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lig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irit world of Chinese people. The religion of intellectuals is a new and necessary factor for the analysis in this approach, which not only sugges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fucian bureaucrat, but also represents the feudal aspect of the folk religion of China.

REVIEW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Rural Restructuring Research *Mao Dan & Wang Ping* 194

Abstract: Rural sociology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didn't disappear or stagnate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According to *Rural Sociolog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and *Sociologia Ruralis*—the three major English journals in rural sociology, rural studies in the past 30 years have not evolved from Modernism to New Rural Sociology, and then to "The Cultural Turn". While there are many important discussions within the field of rural sociology, som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questions have not yet to be answered. For example, the debate between ontological and constructionist theories on the definition of "rural", the debate between productivist and post-productivist theories on the meaning of rur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research on de-agrarianization and de-communization are all worthwhile topics to explore and should be given further consideration in the future.